

武功縣志卷之二

田賦志第四

洪武二十四年田凡一千八百九頃一畝六分七釐永樂十年增二十四頃二畝八分弘治十五年增二十九頃三十畝一分正德七年計一千八百六十二頃三十四畝五分七釐

戶正德七年一千九百七十有八口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一有一視弘治十五年戶增二十一口增二百五十七視永樂十年戶增二百八口增九千八百五十四視洪武二十四年戶增二百九十五口增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一

民戶九百七十七軍戶九百一十九匠戶三十三名尉力士戶五厨戶一打捕陰陽醫戶各二樂戶九

武功縣志卷之二

賦弘治以上不論論今所賦者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七石八斗二升九合九勺一抄七撮該夏七千七百二石三斗八升三合九勺八抄七撮秋三千五百二十五石四斗四升五合九勺三抄綿布一千三百五匹二丈四尺有桑七千二百八十株該絲綿二百三十九斤三兩五錢課程鈔商稅九千四百貫三百文酒課三百七十貫四百文水磨課六百九十一貫水磨與其戶今凶六七十年而課鈔猶存乃繼徵之其里人人不能自備田賦庸調又安能他及此此積弊深遠民由之而不知者也

正賦之外有驢馬牛站五年一易易者又五年已又代之五年之內諸丁賦歲調力役事無一免焉故站戶多至流

移豪右者或據其業為己有不然即張大聲執流移者懼自恐弗遠遭逐也故益抵僻壤有終其身不能問墳墓識田廬者矣

丁賦有戶口食鹽鈔八萬九千三百一十六貫貫折銀三釐計二百六十七兩九錢四分八釐柏子仁五十斤貝母七斤石膏二斤菖蒲五斤瓜萋根七斤金銀花四斤共折銀七兩綿羯羊十隻十兩又有軍器銀四兩布價銀六兩通計二百九十四兩九錢四分八釐而其餘歲調不與焉賦役之事往予不可曉也自所及見者其紛紜謬亂何可勝道予竊傷之焉長吏乍服官政平居未嘗覘識民隱一旦據案執筆老書點算反覆相幻則不勝其煩懣至有舉

手以付者矣豪民巧為規避交倚貴重買官鬻吏無所不至戶以已為昂而已反趨低故低者益昂昂者益低愚民輾轉相慕至以為能不如此不可以自快也此其敝豈一日之漸哉

物產五穀皆美種而瓜果蔬菜亦嘉木宜桑柘榆柳椿樗桐柏楸梓白楊竹藥稱芫花小薊甘遂地黃半夏香附車前益母薄荷烏獸惟所恒畜亦有狐兔鸛鵲鳩隼鶉雁燕雀然在在有之非特產也地東南大宜木綿桑故蠶織之業廣焉然多為細人覬覦營利故其人反貧甚至寒不得衣繼締諺曰物豐于所聚利竭于所產豈不誠然乎

官師志第五

唐 韋維 字文紀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役乾陵會歲飢維均力勸功人不知勞終太子右庶子與宋之間同時

維安陸人司庫員外郎知人子遷戶部郎中善裁割時員外宋之間善詩故時稱戶部二妙

駱賓王 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王令賓王自陳所不能答歷為武功主簿裴行儉總管洮州辟掌書奏不應調長安簿徐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

裴行儉字守約聞喜人善知人

毛若虛 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性殘鷙天寶末為武功丞年六十餘肅宗還京師擢監察御史後又至御史中丞有

武功縣志卷之二

罪貶賓化尉死

李澄 并州文水人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會母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遷主簿累官京兆尹祿山陷東京蔣清害之贈司徒謚忠懿

澄音呈按祿山陷東京留守李澄坐府中御史中丞盧奕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及採訪判官蔣清皆殺之非蔣清害澄也

薛播 河中寶鼎人擢進士累授殿中侍御史遷武功令温敏而裕與人交有常官至禮部侍郎卒贈本部尚書

張署 貞元中舉進士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尋為武功尉治有政績擢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貶郴州臨武令尋移江陵掾京兆府司錄叅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出為虔州刺

史與韓退之同時終河南令

陳南仲穎川人貞元十八年為武功丞邑人宜之號為簡

靖

姚合碛石人中書令元之孫也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

尉善詩世號姚武功遷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歷陝虢觀

察使終秘書監合有武功縣居詩三十首宋張及王頤為

令皆繼刻石置縣署中縣居詩其一縣去京城遠為官與

舍惟藤架侵堦是藥畦更思嵇叔夜不擬作詩題其二方

拙天然性為官是事疎唯尋向山路不寄入城書因病多

收藥緣溪學釣魚養身成好事此外更空虛其三微官如

馬足祇是在泥塵到處貧隨我終年老趁人簿書消眼力

盃酒耗心神早作歸休計深居養此身其四簿書多不

薄俸亦難消醉臥慵開眼閑行懶繫腰移花連蝶至買石

便得雲饒且自柴薪貴貧家砧杵閑讀書多旋忘賒酒數空

武功縣志卷二

四

還長羨劉伶醉高眠出世間其六性疎常愛卧親故笑悠

悠縱出多攜枕因衙始畏頭上山方覺老過寺暫忘愁三

考千餘日低腰不擬休其七客至皆相笑詩書滿卧床愛

閑求病假因醉奔官方鬢髮寒唯短衣衫瘦漸長自嫌多

檢束不似舊來狂其八一日看除日笑買琴只都隨分過

雪上詩好帶風吟野客嫌知印家人笑見過秋涼送客遠

已靜誦詩多就架題書目尋欄愛門開數見過無秋涼送客遠

滿庭莎其十窮達天應與不閉門齋心調筆硯唯寫五千

豈勝村竟日多無食連宵不閉門齋心調筆硯唯寫五千

言其十一縣僻仍牢落遊人到便回路當邊地去村入郭

門來酒戶愁偏長詩情病不開可曾衙小吏恐為踏青苔

非野客教長醉高僧勸早歸不知何計是免與本心違其

十三日出方起庭前看種莎吏來山鳥散酒熟野人過

岐路荒城少烟霞遠縣多同官數相引下馬西坡其十

四作吏荒城裏窮愁欲不勝病多唯識藥年老漸親僧夢

覺空堂月詩成滿硯水故人多年得路寂寞不相稱其十五

誰念東山路栖守印床何年得事盡終日逐人忙醉卧

誰知叫閑書不著行人閑長檢東與此豈相當其十六朝

朝眉不展多病怕逢是吟詩夜披衣坐到明其十七簿籍

樹色寒雨落池聲好是吟詩夜披衣坐到明其十七簿籍

誰能問風寒
雨裏落葉與
尋藥得詩題
道稍稱名少
食別開封晴
酒熟日開封
數相逢舊國
誰知我獨忙
帶蜜香惟愁
因循自不歸
野客衣唯憐
愁悶欲何如
報開書白髮
長似在山時
懶能警道友
循資格上友
覺道寬新詩
今知拙有餘
嫌草書須為
山家百事休
易長愁慙問
誰親情在酒
雨裏落葉與
尋藥得詩題
道稍稱名少
食別開封晴
酒熟日開封
數相逢舊國
誰知我獨忙
帶蜜香惟愁
因循自不歸
野客衣唯憐
愁悶欲何如
報開書白髮
長似在山時
懶能警道友
循資格上友
覺道寬新詩
今知拙有餘
嫌草書須為
山家百事休
易長愁慙問

武功縣志卷之二

深居遂性情
學鳥聲今朝
吏事固相疎
雜經書月俸
文舊致功詩
藥翁不知還
尉時詩也其
說過如顛看
風前其二卑
病行樹枝風
其三詩酒相
迎雨中緣池
塵野主印吏
無異事色水
色晴日隨例
足豈更覺深
草細如毛併
穎入新年遠
中眠疎懶今
不稀向陽傾
同來皆去盡
深居遂性情
學鳥聲今朝
吏事固相疎
雜經書月俸
文舊致功詩
藥翁不知還
尉時詩也其
說過如顛看
風前其二卑
病行樹枝風
其三詩酒相
迎雨中緣池
塵野主印吏
無異事色水
色晴日隨例
足豈更覺深
草細如毛併
穎入新年遠
中眠疎懶今
不稀向陽傾
同來皆去盡

酒醒鶯啼裏詩成蝶舞前摘花盈手露折竹滿庭煙親故
多相笑諫狂似少年其十卑官還不惡行止得逍遙晴野
花侵路春陂水上橋塵埃生暖色藥草長新苗看却煙光
散狂風處處飄其十一身被春光引經時更不歸爵花香
滿口畫竹粉沾衣弄日鶯狂語迎風蝶倒飛自知疎懶性
得事亦應稀其十二曉脫青衫出閑行氣味長一瓶春酒
色數頃野花香朝客聞應羨山僧見亦狂不將童僕去恐
謂損風光書縣丞舊廳宮殿半山見亦狂不將童僕去恐
易魔老吏語多虛雨水澆荒竹溪沙擁廢渠聖朝收外府
皆是九天除縣中秋宿鼓絕門方掩蕭條作吏心露垂庭
際草螢照竹間禽棋罷嫌無月眠遲
聽盡礎還知未離此時復更相尋

宋張及舉進士為殿中丞祥符八年出為武功令有政績
喜文學及慕姚武功之為人於是刻姚武功縣居諸詩四
十餘首于石

种世衡洛陽人放兄子也初以放蔭補將作監主簿天聖
中知武功天性嚴明政令皆緣人情本土俗凡所行先與

武功縣志卷之二

六

民約度其可必行始布下之民以為便已也乃更求民所
疾苦與祛洗之夏人犯邊自新平以下時被屠掠民洶洶
莫能自保或欲避南山嶽僻中世衡集僚佐父老告曰虜
所以敢凌我者徒以民未習戰騎射儉寡爾顧關中人何
有難是者於是選其子弟可教者數千人置標的與子弟
約束騎射乃鑄金錢懸標的上令曰中錢孔者以錢與之
初三四人中錢孔各予一錢數日則三四十人中錢孔再
踰月則數百人皆連中錢孔故當時稱武功人無弗善射
者世衡之所教也初武功人數拒吏治吏苦于追集世衡
曰官慢令易信故百姓不就此長吏之罪也我今請易之
有所呼集但以片紙榜其門曰縣追某人期某時到追者

即持所榜趨縣毋後期者其威信在人如此至今猶傳之
後置制環慶廊延邊事皆有奇績官止東染院使環慶路
兵馬鈐轄卒贈成州團練使羗人朝夕哭臨者數日清澗
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王頤為大理丞治平中遷武功令端重該博治有良績以
縣故有姚武功詩刻久且蝕矣廼更以五體書刻而識之
高士徹開封人為令有治績遷監察御史後復貶知縣事
已而復遷御史給事中官至御史大夫

呂義山蘭谿人擢進士初為涇陽主簿遷知武功百姓親
之後遷監察御史至戶部侍郎

錢秉淮陽人知武功愛民慎罰民畏之如神明私無敢犯
令者三年卒于官

武功縣志卷之二

七

李宗大梁人舉進士為鄆簿歷岐山武功令所至有政聲
後知慶陽卒

趙茂曾洛陽人先為壽春令建中靖國元年知京兆府孫
覽奏更武功崇寧元年春始至官用法平恕三年治成百
姓咸服

孟通陽翟人以仁厚治縣號為得體民樂其用修繕城郭
官署學校不刑一人人趨事赴工唯恐有不悅也官至諫
議大夫

劉幹汶陽人大觀四年知武功臨政不苟行已治事以身
為先時民感焉詳見游靖碑

張山甫偃師人熙寧間除武功主簿時朱光庭簿萬年程伯淳簿鄠三子者齊名關中號三傑焉與張子厚善故武功因有子厚綠野亭

元王君志失其名世祖至元中為武功令建置廟學工欲成擢行臺掾去

杜淵長安人繼王君知武功能繼成王君之事

明興有耿忠者鳳陽人長興侯從弟也洪武九年詔統鳳陽軍萬餘人屯戍關內而居控于武功號令嚴明士毋敢易暇日問俗廣教民忻忻興禮讓焉學校城郭皆所議置旋師之日父老送者以數萬計民至於今猶稱之曰耿三官人云終都督僉事潞西子曰耿都督非武功吏以有治及武功故予得載之焉

武功縣志卷之二

知縣自建置初至撰志時得之於故志及父老所談說與所身見者二十有七人具以所聞者稍列其行事

嚴祀鳳陽人洪武初除故志稱其臨事簡愛民誠然官署學校與壇墀祠廟皆所創作草昧更革之際而能如此則可以知其志矣

賴禮南康人第進士除知武功故志稱惠焉

宮廷靜樂人有明政予少時於父老聞其事實今忘之矣終九年無細過去

曹俊靜樂人父老云其行事無忝於宮亦九年去

蘇孝澠池人正統時除有平政于民德之嚴公以後凡

言知縣者無以加蘇公也然善廉克謹事無小大無敢忽
即不怒民無弗威弗惠民無弗懷天順壬午卒于官卒之
日百姓若喪考妣故志載禱神事絕驗其精誠所感豈不
信哉今可以附見其微細正統甲子當鄉試蘇公夢神人
告曰汝縣合舉二人明日萃當試者十一人置十一鬮以
二花字內之曰得花者舉已而李紀張翹得後果二子得
舉

鬮音鳩拈鬮鬮
取也內與納同

寇如圭宜賓人性剛毅明辯迎事而決無有留滯嘗曰細
民何可令耐煩如許九年致仕去民咸思之

劉志河內人為仁厚有禮凡所施行務存長者民服其

武功縣志卷之二

九

教毋忍私違也嘗值歲旱聞太白靈湫身往禱之或以山
多陰氣恐其羸憊冒寒別有他咎止之不聽卒致湫來雨
隨至各沾足其所未至則絕無涓滴百姓迎勞道左以數
萬計見雨來則爭以雨具授公公麾去曰此神貺我民者
我何可褻易不敬九年致仕去老幼婦孺哭逐扳號者不
可勝數語曰民可以誠動不可以詐劫其言豈不足信哉

李玉江西人

張英沁水人

孟琰大名人三子者雖少不逮前數公要其無惡聲云

邊鐸藁城人善罵勘威儀以贓罷去

勘與鮮
匙同

劉彞鹽山人美儀宇治尚整肅民敬畏之

高璠繁峙人爽慨明允政無冗焉

張宏內鄉人成化中除為政嚴毅有斷凡所約束民畏之猶鬼神嘗曰守令之職治民事神而已治民弗以禮教是棄民也事神不能蠲潔職業雖誠然猶慢也夫刑罰以禁姦止邪或加諸無辜則何以訓方來故其行事皆於言毋少戾矣予少時聞長老談述張公之事則私自識記為政有綱紀文章若張公其庶幾乎哉後乃以誑罷去至今咸以為寃成化時知縣能顯名久遠者顧獨有張公

成化時知縣謂寇如圭至王翼十二人

劉翼介休人朴魯無威儀乃為百姓侮成蠱腫亟歸則死

諸塗中

陳潤泗水人好俠喜用計數民初亦易之然能先人急難仗義有口成化甲辰歲大饑民相食流移者十已六七潤集父老豪桀垂涕告曰潤雖不才尚賴倉有餘粟可以活父老子弟今悉去將安舍之况父老素無資蓄一旦他委溝壑何若死首邱乎於是發倉賑焉士大夫百姓賴以活者萬計而其家實不肯私內一錢是時盜賊恣橫屬豪桀者四捕之雖束薪立磔諸市由是比縣亦無盜矣乃喜怒亡常遇士大夫或尊禮已甚即又嫚罵無忌已即又佯若未罵者故士大夫多不直云官至應天府推官

王翼遼東人成化末除寬易善謔好遇士大夫必尊禮之

焦上村逆旅主人陰殺旅人匿其貨置屍遍滿數井翼悉發治之時以為能

王琰祥符人弘治二年除目盲不能任事居兩年以憂去宋學通字文淵永川人弘治四年除善治威儀與人接言笑一無所苟左右雖久侍莫能揣摩意向性蠲潔謹守畏法令嘗曰政在去其所害而興其所利爾他皆細故雖多毋足校也於是極意砥礪至里老書算與諸在官人終其官莫得民盃酒者矣諸賦役事期在均平或百方籌計善奸極巧之人毋能肆其夤緣呼集公事簡約省易止責諸直年餘盡燕坐亡擾地里遠近皆有定約故卒亡後期者又喜勸勵學校日自督責諸生諸生即有所毀譽心不以

易也曰我職蓋若此後稷祠綠野書院皆所創建民歡忻向工若赴絢塗居九年以誣罷去人莫不寃之然益可以證其行事矣澣西子曰予為生員時宋侯執守莊嚴蓋凜不可易云有貴勢者得罪人之賂以宋侯與善也托解之焉侯卒不肯或曰此不可失歡者公升止旦夕倘弗利柰何侯曰彼良善無辜而死覲有以雪之今予明知其事又苟且弗決是上負邦典下負無辜鬼神謂何竟坐法不少貸後所以成是誣者此貴勢陰為之爾宋侯去後遺法故行中才之吏取而行之亡弗效者至正德十二年始盡變無有矣語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行之非艱守之為艱豈不誠然乎

党茂忻州人弘治十二年除性淳篤質直而善緘默御史治民不責於人情之外事完令行而已中更剛正不畏強禦譽來不喜謗至不怒有長者之道焉當路者以為才劣於縣改渭源檄至慨然委任以去人至今稱其賢茂後九年而有濮劉氏益表表然長者也

歐陽讓吉水人弘治十五年除能揣摩事體凡有所施行惟所私計計定即羣呼噪於前佯唯唯耳卒不以易也事小大多寡亡有與吏一語者吏饒敏慧給辨莫能窺識所指故吏皆殊窮浸潤者終其官雜費無紀實不能鉤致一錢嘗自言曰已既不能廉又使人分虐下民此何為者去之日民亦無有怨者

王志遼州人弘治十八年除尋以憂去改南鄭遷金州知州

谷鍾仁字壽卿臨潁人正德元年除有奇志喜張大炫耀凡所施設唯恐人弗駭異也中顧好賢樂士暇則延士大夫置酒高會賦詩言志其樂陶陶然其意翛然非筐篋刀筆所拘繫也再踰年以憂去

崔傑定州人正德四年自鳳翔丞遷未幾以病罷去

劉紹字繼芳濮人端謹誠篤人也正德五年除有書手作弊紹發治之踰月書手死其家人誣以為杖死也昇其屍來請金為葬察佐怒欲治之紹不肯曰人死杖木之下者宜不少設果非病死吾為民父母何忍其死無葬也於是

以金予之哀矜惻怛猶數月未平也紹在官當塗者咸禮重已甚而居已治民乃一切以長厚臨事又能鎮靜罔躁壬申癸酉之際蜀漢有警西征將士供億不可勝冗他縣皆先期飭備人不堪命而至多弗稱紹待其至始徐為之民不知勞而士皆稱足曰民不可先事久勞人情勞久則避故弗能為用也與人無間言接士大夫恭而有禮公私宴會輒引飲不辭即甚醉益從容不放閒居未嘗出一妄言十二年以病告歸小大一誠終始無媿古稱淑人君子其儀一弓心如結弓蓋紹之謂也至其犯而不較毀譽不形雖故稱長厚者亦未能或之先也

孫昌字啟宗陝州弘農人正德十二年除明年有憂報至

武功縣志卷之二

十三

即日解印持喪然貧莫能歸昌因士大夫告巡撫公巡撫公乃移檄縣吏約為治行典史張進者陰狡無狀人也適代署縣事新與昌忌昌曰若與典史治吾事吾亾行之日也於是索其派戶來自治之或多所低昂民由是益不直昌或怨言矣進又妄把持昌至指為疎闕不得行士大夫以理喻之始已易曰苦節不可貞貧蹇屯乏之際誠已難居者哉

馮瑋字玉仲遂寧人正德十三年除

縣丞有襄陵賈盛南陽寇銓蜀蔡華田濟項城魏信任邱

劉琮汾州呂彥士鄧州劉欽清平王江惟銓信終九年去

而彥士能禁輯強橫凡所施行捷於影響有機辯人咸畏

之雖廉介不足亦一時之能吏也居三年以憂去欽繼之能道說法令有犯者雖過誤悉按法不少貸今有劉景鈞州人正德十二年自三原簿遷

典史有董英常泰郭自經董廣劉英張儀張進董英沁人有才畧民敬畏之及罷去猶服用毋敢後也董廣藁城人與宋侯同時宋侯恒用之二董之後畧無足觀者張儀儀封人刻薄狡險善虐其民取之極骨髓及語百姓則曰吾為吏廉士大夫不知也即有弗廉我安敢昧城隍城隍靈當使我父子橫死同日不踰年果父子同日死壯兵祇候儀宅者是夜未寐見二長鬚人皂衣持鎖窺入儀寢兵以為同事者俄傳儀子死兵亟尋持鎖者內無有也乃儀亦

武功縣志卷之二

十四

暴死日中張進固安人科索歲無虛日民不能堪也乃益恣肆不俊至長吏不敢制或有所不稱數持刃擊令丞戶克狠百種罵令丞夜以繼日毋有倦也孫昌為令時進以私贓舉發已逃去一年及覘知定妥乃復來昌矜其逋久且貧委曲與收俸治事及昌憂去乃更以虛妄把持昌明年御史行縣汰去夫進視儀其惡甚不少也顧其報獨淺於儀何哉

教諭有謝茂實富順人性嚴重不苟為笑語日雞鳴而起寒暑風雨無少怠是時士習尚俠重武後則多畏憚不敢肆矣

楊春安岳人勤以教人而嚴以守之士畏敬感激無異存

曰

王文解人頗以剛毅自居然善忌多疑所私比者往往陰中人過失文即以為謗已輒嫚罵無已以此士多不直或怨憾矣

林士雲邛人勤學善教歲無暇日陳潤知縣時有所會集僚佐及諸學官或不敢正目而士雲獨易之陳亦不以為慢已也九年致仕而去

劉相成都人性樂易有容喜論說終日千萬言無倦也又克勤善教士多愛之後累遷唐府右長吏

曹山字東陽蜀榮縣人性敏易有學善問辯理道教人懇懇亟亟惟恐弗皆賢也當是時士習尚漸實不浮靡放恣

武功縣志卷之二

十五

矣曹先生繼林劉二君而造詣更遠故士益趨於學浩浩乎莫之能禦也許西子曰曹先生時余正為生員親被其教其同時有趙先生為訓導邃庵虎谷兩君子又躬自督責士之遭際已過盛矣故宜其汲汲於學也曹先生後至工部員外郎

俞鼎字伯器洛陽人能使諸生止犯所令至號整齊六年遷鑑安知縣有政績尋改咸寧再遷甘肅行太僕寺丞金嘉玉字廷獻富順人正德十二年補除

訓導李善者楚人也有盛德克勤善教今去已百年而人思之如在後又有曲沃人田禮曲新二子皆有令名其萊蕪人張顯孟人張憲泌陽人魯文蜀人周吉不聞其行事

故無能述焉

金鼎字大器榆次人頎貌偉容博學善辯以條理約束諸生故諸生毋敢違者日坐齋室心休休焉弗知其卑官矣趙文傑字士英內江人性直遂固計而甘貧嗜學寒暑顛沛不少易也初來時察諸生皆可教乃殫盡心力敢後者則痛撻之諸生方喜恣縱自得故亦多私怨謾趙先生者趙先生乃不嫌其怨謾已顧督責益嚴時邃庵先生以綠野書院新成士就學者日廣方遴擇學官知無如趙先生者於是以趙先生主綠野書院趙先生益自砥礪故諸生至今能趨向於學焉澣西子曰昔余為諸生時趙先生顧獨愛余特厚為責索余時視科舉績學若秋毫浮烟以趙

先生為厲已也或數梗之趙先生乃遂讐視余而余亦數年不直趙先生然趙先生意在研精覃思以成余之恢廓也顧予卒戾其指意今夷思其行事默數其所恒覩其何能彷彿趙先生孟子曰執德不回非以干祿蓋趙先生之謂矣後趙先生遷雲夢知縣有悍民趙先生力竄徙之後竟以其黨所陷罷去此故成敗之際何可論趙先生也陳厚字熙載合州人承諸先生之後其學又富瞻可師也故諸生成愛敬之其同時有王廷鳳宜陽人後又有建昌李咸蔚州張仁然安能若陳先生者今有楊錦榮河人醫雖小道然有足觀者其表表然顯名于時若扁鵲倉公列諸遷史况郡縣乎今得其二人附官師之末楊珣長安

人以名醫召入太醫院授武功醫學訓科診治殊驗所著
有傷寒撮要針灸詳說行於世康佐余從祖也以醫推擇
為訓科善方脉能與病者踰年決死生歷千百人止一謬
者有醫問三卷雜治畧五卷診法一卷

診音軫
候脉也